

西漢會要

十四

西漢會要卷第五十六

從事郎前撫州州學

徐

進

兵一

南北軍

京師有南北軍之屯

刑法志

高祖崩呂太后發喪哭而泣不下張辟彊謂丞相陳

平曰太后畏君等今請拜呂台呂產為將將兵居南

北軍如此則太后心安丞相如辟彊計請之太后說

太后病困以趙王祿為上將軍居北軍梁王產為相

國居南軍戒產祿曰我即崩必據兵衛宮謹毋送喪

為人所制太后崩祿產顓兵秉政因謀作亂大尉勃

三六二

令酈寄給祿曰何不速歸將軍印以兵屬大尉祿然

其計諸呂老人或以為不便計猶豫大將勃欲入北

軍不得入襄平侯紀通尚符節廼令持節矯內勃北

軍勃復令說祿祿遂呂兵授大尉勃勃遂將北軍然

尚有南軍勃令平陽侯告衛尉毋內相國產殿門產

不知祿已去北軍入未央宮欲為亂殿門弗內朱虛

侯章擊產殺之還入北軍復報大尉勃云云

見呂后紀及外

戚傳臣天麟按唐李揆云漢以南南北軍相制故周勃以北軍安劉氏

文帝入未央宮夜拜宋昌為衛將軍領南北軍

紀

中壘校尉掌北軍壘門內

百官表

章交公軍人滿北軍

劉向傳如淳曰漢儀注中壘校尉主北軍壘門內尉一人主上



類氏家訓曰借人典籍皆須愛護凡有開卷必先自正以此亦士大夫百行之一也或有檢籍凡案分數部帳重如如所清風雨暴是所深實為累德也



書者獄上章於公車有不如法者以付北軍尉北軍尉以法治之

軍正丞胡建傳歸古曰南北軍各有軍正正又置丞

武帝使任安護北軍史記

戾太子召監北軍使者任安發北軍兵安受節已閉

軍門不肯應太子劉屈整傳

北軍錢官史記任安答辱北軍錢官小吏

江充為直指繡衣使者督三輔盜賊禁察踰侈貴戚

近臣多奢僭充皆舉劾奏請没入車馬令身待北軍

擊匈奴奏可充即移書光祿勳中黃門逮名近臣待

中諸當詣北車者移易門衛禁止無令得出入宮殿

於是貴戚子弟惶恐皆見上叩頭求哀願得入錢贖

罪上許之令各以秩次輸錢北軍凡數千萬江充傳

公孫敬聲坐擅用北軍錢千五百萬下獄表

大司馬霍光薨發材官輕車北軍五校士軍陳至茂

陵以送其葬本傳

張安世為衛將軍兩宮衛尉城門北軍兵屬焉本傳

黃霸為京兆尹發騎士詣北軍本傳

胡建守軍正丞監軍御史穿北軍壘垣以為賈區建

斬之上奏以聞

衛將軍軍

高帝五年王恬啓以衛將軍擊陳豨功臣表按蔡質漢儀云漢興置

衛將軍與京師兵衛四夷北警

文帝拜宋昌為衛將軍領南北軍見南北軍條

二年罷衛將軍軍本紀

三年發中尉材官屬衛將軍軍長安本紀

車騎將軍屯兵

孝宣地節三年罷車騎將軍屯兵本紀臣天麟按蔡

車騎將軍衛將軍左右前後將軍典京師兵衛四夷屯警

右將軍屯兵

孝宣地節三年罷右將軍屯兵本紀

期門羽林

光祿勳屬官期門羽林皆屬焉期門羽林皆宿衛官故屬南軍期門

掌執兵送從服虔曰與期門下以微行後遂以各官東方朔傳云微行常用飲酎已八九

太子三

西漢書要五十六

三

月中與侍中常侍武騎及侍詔隴西北地良家武帝

建元三年初置比郎無負多至千人有僕射秩比千

石平帝元始元年更名虎賁郎置中郎將秩比二千石

羽林掌送從師古曰羽林亦宿衛之官次期門蔡質

曰羽林府次虎賁府武帝大初元年初置名曰建章營騎後更

名羽林騎又取從軍死事之子孫養羽林號曰羽林

孤兒宣紀注云少壯令從軍羽林有令丞宣帝令中郎將騎都

尉監羽林秩比二千石百官表

漢興六郡良家子選給期門羽林材力為官名將

多出焉地理志師古曰六郡謂隴西天水安定北地郡西河如淳曰鑿工商賈不得與也

羽林黃頭郎枚乘傳蘇材曰羽材黃頭郎習水戰者也

甘延壽以良家子善騎射為羽林招士

論嘗超踰羽林亭樓由是遷為郎試弁為期

霍光都肄郎羽林霍光傳

都郎羽林燕刺王傳

衛士

衛尉掌宮門屯衛兵屬官有衛士旅賁令丞又諸屯

衛侯司馬二十二官皆屬焉百官表

武帝建元元年詔衛士轉置送迎常二萬人其省萬

人本紀

宣帝即位長樂宮初置屯衛本紀

元康元年冬置建章宮衛本紀

元帝初元三年罷甘泉建章宮衛本紀

執循執戟武士騶惠帝紀

諸廟寢園祭祀用衛士四萬五千一百二十九人元帝紀

成傳

正月行幸曲臺臨饗衛士王尊傳

蓋寬饒為衛司馬及歲盡交代上臨饗罷衛卒衛卒

數千人願復留共更一年蓋寬饒傳

中尉兵

中尉掌徼循京師武帝更名執金吾左右京輔都尉

尉丞卒皆屬焉百官表

文帝拜馮唐為車騎都尉主中尉及郡國車士本傳

武帝元鼎六年發中尉卒擊呂嘉木

城門兵

城門校尉掌京師城門屯兵有司馬百官表師古曰

十二城門侯百官表師古曰門各有侯蕭望之為小苑東門侯是也

武帝征和二年以太子在外置屯兵長安諸城門劉

傳

張安世為衛將軍城門北軍兵屬焉本

孔光為大師領城門兵孔光

成都侯王商以特進領城門兵置幕府得舉吏如將

軍元后

紅陽侯王立位特進領城門兵元后

平阿侯王譚位特進領城門兵杜鄴傳又

司隸校尉

司隸校尉武帝征和四年初置持節從中都官徒千

二百人捕巫蠱督大姦猾後罷其兵百官

七校

武帝平百粵內增七校刑法志晉灼曰百官表

不常置故此言七也

伏飛射士

少府屬官有左弋令掌弋射武帝更名為伏飛袁

虞曰周時渡江越人在舟下負舟將覆之故飛入水殺之漢因以材力名官

宣帝神爵元年發伏飛射士詣金城終

元帝永光二年發迹射欽飛射者擊羌馬奉世傳

輯濯士

水衡屬官有輯濯令丞百官表如導日船官也

戾太子矯制發輯濯士以予大鴻臚商丘成劉屈氂傳

胡越騎

越騎校尉掌越騎越人內附以為騎也胡騎校尉掌池陽胡騎

不常置百官表按胡越騎皆已在入校之數自昭宣以後或以他官兼領故別見此一條

自昭帝時霍山以奉車都尉領胡越兵霍光傳

元帝永光二年發三輔河東弘農越騎擊羌馬奉世傳

成帝時金沙為侍中騎都尉領三輔胡越騎本傳師古曰胡

越騎之在三輔者若長水長揚宣曲之屬是也

羌騎

宣帝神爵元年發羌騎詣金城本紀

元帝永光二年發呼速奚種擊羌馬奉世傳

材官以下係郡國兵

漢興踵秦而置材官於郡國刑法志按漢官儀云高祖命天下選能引關蹶

張材力武猛者以為輕車騎士材官樓船常以秋後講肄各有負數平地用輕車山阻用材官水泉用樓船

高帝十一年發巴蜀材官衛軍霸上本紀

惠帝七年發車騎材官詣滎陽本紀

文帝三年發中尉材官屬衛將軍軍長安本紀

晁錯上言兵事曰平地通道則以輕車材官制之本傳

爰盎以材官蹶張遷為隊帥本傳

景帝後二年發車騎材官屯鴈門紀

武帝元光二年大中大夫李息為材官將軍擊匈奴

本紀

王恢擊匈奴伏兵車騎材官三十餘萬匿馬邑旁谷

中韓安國傳

宣帝神爵元年發三河潁川沛郡淮陽汝南材官詣

金城本紀

大司馬霍光薨發材官輕車北軍五校士軍陳至茂

陵以送其葬本傳

輕車

惠帝七年發車騎詣滎陽紀

二年小五

西漢會要卷之六十一

六

各

馮唐拜車騎都尉主中尉及郡國車士本傳

晁錯上言兵事曰平地通道則以輕車材官制之本傳

宣帝本始二年調關東輕車銳卒救烏孫紀

發材官輕車送霍光葬見上材官條

騎士

高后五年發河東上黨騎士屯北地紀

武帝征和元年發三輔騎士大搜上林本紀

宣帝神爵元年發金城隴西天水安定北地上郡騎

士擊羌趙充國傳

黃霸守京兆尹發騎士詣北軍

樓船

外有樓船刑法志又漢官儀見三林官條注

枚乘說吳王曰漢知吳有吞天下之心也遣羽林黃

頭循江而下襲大王之都枚乘傳蘇林曰羽林黃頭郎習水戰者也

鄧通以濯舡為黃頭郎本傳師古曰濯舡能持濯行舡也土勝水其色黃故刺舡

之郎皆著黃帽因號曰黃頭郎也濯讀曰擢音直孝反

吳王伐江陵之木以為船伍被傳

伍被為淮南王畫計曰有尋陽之船伍被傳

閩越王入燔尋陽樓船嚴助傳師古曰漢有樓舡貯在尋陽也

武帝建元三年嚴助浮海救東甌助傳

粵欲與漢用舡戰逐廼大修昆明池列館環之治樓

舡高十餘丈旗幟加其上甚壯元鼎五年南越反因

南方樓船士二十餘萬人擊之食貨志

元鼎五年南越王相呂嘉反遣伏波將軍路博德出

桂陽下湟水樓船將軍楊僕出豫章下真水歸義越

侯嚴為戈船將軍出零陵下離水甲為下瀨將軍下

蒼梧皆將罪人江淮呂南樓船十萬人越馳義侯遺

別將邑蜀罪人發夜郎兵下牂柯江咸會番禺本紀

卜式願與博昌習船者擊呂嘉本傳

武帝欲伐南越淮南王安諫曰越處溪谷之間篁竹

之中習於水鬪便於用舟地深昧而多水險今發兵

拖舟而入水水道上下擊石死傷者必眾矣前時南

海王反陛下先臣使將軍間忌擊之會天暑多雨樓

船卒水居擊擢未戰而疾死者過半云云最助傳

元鼎六年東越王反攻殺漢將吏遣橫海將軍韓說

中尉王溫舒出會稽樓船將軍楊僕出豫章擊之又

遣浮沮將軍公孫賀出九原匈河將軍趙破奴出令

居本紀

東粵數反拜買臣為會稽太守詔到郡治樓船補糧

食水戰具朱買臣傳

元封二年遣樓船將軍楊僕從齊浮渤海擊朝鮮朝鮮傳

屬國騎

武帝遣趙破奴將屬國騎及郡兵數萬以擊胡張騫傳

大初元年以李廣利為貳師將軍發屬國六千騎期

三冊九 西漢會要五十六 凡

至貳師取善馬

屯田卒

武帝元鼎五年初置張掖酒泉郡而上郡朔方西河

河西開田官斥塞卒六十萬人戍田之食貨志

孝武征四夷開西域自燉煌西至鹽津徃徃起亭而

輪臺渠犁皆有田卒數百人置使者校尉領護以給

使外國者西域傳

宣帝地節二年遣侍郎鄭吉校尉司馬喜將免刑罪

人田渠犁積穀欲以攻車師至秋後收吉喜發城郭

諸國兵萬餘人自與所將田士千五百人共擊車師

西域傳

趙充國至金城願罷騎兵留弛刑應募及淮陽汝南
步兵與吏士私從者合凡萬二百八十一人分屯要
害處至春月草生發郡騎及屬國胡騎伉健各千倅
馬十二就草爲田者遊兵以充入金城郡本傳詳見
屯田條
元帝建昭三年甘延壽陳湯矯制發城郭諸國兵車
師戍已校尉屯田吏士誅斬至支單于

西漢會要卷第五十六

從事郎前撫州州學教授徐天麟上進

兵二

教閱

武帝大初二年令天下腰五日

本紀如淳曰立秋

殺也師古曰續漢書作龜劉腰劉義各通耳漢儀注云立秋之日斬牲於郊東門外以薦陵廟武官肄兵習戰陣之儀斬牲之禮名曰龜劉兵官皆肄孫吳六十四陣名曰乘之

霍光都肄郎羽林

霍光傳

都郎羽林

燕刺王傳師古曰謂大會試之

九月都試

程方進傳如淳曰大守都尉令長相丞會都試課殿最也

韓延壽為東郡大守都試騎士治飾兵車畫龍虎朱

三十三

陳云

爵延壽黃袍方領駕四馬傳總建幢檠植羽葆鼓車

歌車功曹引車皆駕四馬載檠戟五騎為伍分左右

部軍假司馬千人持幢旁轂歌者先居射室望見延

壽車噉咷楚歌延壽坐射室騎吏持戟夾陛列立騎

士從者帶弓韃羅後令騎士兵車四面營陳被甲鞬

鞞居馬上抱弩負簡又使騎士戲車弄馬盜驂及治

飾車甲三百萬以上於是蕭望之劾延壽上僭不道

坐棄市

韓延壽傳

繇戍

秦用商鞅之法月為更卒已復為正一歲屯戍一歲

力役三十倍於古漢興循而未改

食貨志又昭紀如淳注云天下人皆

直戍邊三日亦各為更律所諱也雖丞相子亦在戍邊之詞不可人人自行三日戍又有當自戍三日不可往便還因便住一歲一更諸不行者出而行之後遂改易有謫乃戍邊一歲耳

高后五年初令戍卒歲更本紀

遠方之卒守塞一歲而更見錯傳

文帝減外繇賈山傳

十三年除戍卒令史記大事記

景帝後二年省繇賦本紀

武帝賜卜式外繇四百人卜式傳繇林曰外繇謂戍邊也一人出三百錢謂之

過更式歲省十二萬錢也一說在繇役之外得復除四百人也師古曰一說在繇役之

元狩三年減隴西北地上郡戍卒半本紀

三十一 西長會更五十七

天漢元年發謫戍屯五原本紀

昭帝元平元年減外繇本紀

宣帝五鳳四年以邊塞亡寇減戍卒什二本紀

淮南之地縣屬於漢其吏民往來長安者自悉而補

中道衣敝錢用諸費稱此賈誼傳

蓋寬饒身為司隸子弟常步行戍邊本傳

調發羽檄虎符

高祖曰吾以羽檄召天下兵本紀師古曰檄者以木簡為書長尺二寸用呼

召也其有急事則加以鳥羽挿之示疾速也

文帝二年初與郡國守相為銅虎符史記本紀漢書無國相二字

齊王欲發兵誅諸呂魏勃曰王欲發兵非有漢虎符

驗也

御史中丞劾馮野王持虎符出界歸家遂免傳

淮南王盜寫虎符賈捐之傳

武帝建元三年東甌告急上曰吾新即位不欲出虎

符召兵郡國乃遣嚴助以節發會稽兵會稽守欲距

法不為發助乃斬一司馬諭指意遂發兵嚴助傳

矣天子以節發兵武紀征和二年

七國敗弓高侯詰膠西王卬曰未有詔虎符擅發兵

王其自圖之卬遂自殺吳王濞傳

公孫戎奴為上黨太守發兵不以聞免功臣表

段會宗為西域都護以擅發戊巳校尉之兵之興有

詔贖論本傳

黎扶為東海太守坐擅發卒為衛當斬功臣表

選募勇敢 犇命 伉健 募士

武帝天漢四年發勇敢士出朔方紀

趙王彭祖願從國中勇敢擊匈奴景十三王傳

李陵將勇敢五千人教射酒泉張掖以備胡本傳

昭帝始元元年募吏民及發犍為蜀郡犇命擊益州

本紀注云常兵不足故權選取精勇聞命犇走故謂之犇命

灌夫伐吳王募軍中壯士所善願從者數十人灌夫傳

宣帝本始二年選郡國吏三百石伉健習射者皆從

軍本紀

西漢金要卷五十七

卷五十七

神爵元年發應募詣金城本紀

趙充國願罷騎兵留苑刑應募本紀

元帝永光二年發募士萬人擊西羌

平帝元始二年募汝南南陽勇敢吏士三百人諭說

江湖賊本紀

發謫徒七科謫 惡少年 施刑

高帝十一年征英布赦天下死罪令從軍本紀

憲帝三年發諸侯王徒隸二萬人城長安本紀

武帝元狩三年發謫吏穿昆明池本紀師古曰吏有罪者罰而役之

元鼎五年呂嘉反遣路博德皆將罪人馳義越侯遺

別將巴蜀罪人咸會番禺本紀

三冊之

西世以合要五十七

甲

程丙

元封二年四月募天下死罪擊朝鮮六月遣楊僕荀

彘將應募罪人擊朝鮮本紀

六年赦京師亡命令從軍本紀

大初元年以李廣利為貳師將軍發郡國惡少年數

萬人期至貳師取善馬李廣利傳

大初元年發天下謫民西征大宛本紀

天漢元年發謫戍屯五原本紀

四年發天下七科謫出朔方本紀張晏曰吏有罪一亡命二贅婿三賈人四

故有市籍五父母有市籍六父母有市籍七凡七科也

昭帝元鳳元年武都氏人反發三輔大當徒皆免刑

擊之本紀

五年發三輔及郡國惡少年吏有告劾云者取遼東本紀

六年募郡國徒築遼東元菟城本紀

宣帝神爵元年發三輔中都官徒弛刑詣金城本紀

行伍部校

什伍俱前晁錯傳師古曰五人為伍二伍為什

李廣擊胡行無部曲行陣本傳注引續漢書百官志云將軍領軍皆有部曲大

將軍營五部校一人部下有曲曲有軍候一人

馮唐曰士卒皆家人子起田中從軍安知尺籍伍者

馬唐傳李奇曰尺籍所以書軍令伍符五五相保之符信也

韓延壽都試騎士五騎為伍本傳

二十七

西漢今要五

五

卷五

什器平帝紀天下吏民三得置什器師古曰軍法五人為伍十人為什則共其器物故通謂生生之

具為什器亦猶今之從軍作役者十人為火共蓄調度也

傅校衛青傳傅校獲王師古曰校者營壘之稱故謂軍之一部為一校

益置揚威白虎合騎之校陳湯傳師古曰軍稱校也

諸校韓信傳師古曰諸校諸部也猶今言諸營

校司馬南粵傳校司馬蘇弘

部勒行陣陳湯

王尊坐擅離部曲會赦免本傳

壁壘

中壘校尉掌北軍壘門內表

文帝勞軍細柳先驅至不得入先驅曰天子且至

門都尉曰軍中聞將軍之令不聞天子之詔有頃上至又不得入於是上使使持節詔將軍曰吾欲勞軍

亞夫乃傳言開壁門周亞夫傳

李陵軍居兩山間以大車為營本傳

胡建守軍正永時監軍御史為姦穿北軍壘垣以為

賈區建勳之遂上奏曰黃帝李法曰壁壘已定穿窬

不繇路是謂姦人姦人者殺臣謹以斬昧死以聞

胡建傳

京師兵器

蕭何治未央宮立武庫高紀按三輔黃圖武庫在未央宮蕭何造以藏兵器

中尉屬官有武庫令丞少府屬官有若盧考工室令

西漢書卷五十七

六

傳火

丞百官表注云若盧主藏兵器考工主作器械

工官地理志河南南陽濟南泰山穎川河內蜀廣漢等郡皆有工官臣天麟按工官雖在外郡而所作器械實輸京師故武帝邊兵不足乃發武庫工官兵以澹之也

武庫精兵所聚故以丞相子為令魏相傳

武帝征伐邊兵不足廼發武庫工官兵以澹之食貨志

戾太子矯制發武庫兵劉屈氂傳

成帝發武庫兵前後十輩送董賢及乳母王阿舍母

將隆奏言武庫兵器天下公用國家武備繕治造作

皆度大司農錢漢家邊吏職在距寇亦賜武庫兵皆

任其事然後蒙之臣請收還武庫母將隆傳

羽林孤兒教以五兵師古曰五兵謂弓矢及矛戈戟也

羽林孤兒教以五兵師古曰五兵謂弓矢及矛戈戟也

郡國兵器

高帝八年令賈人毋得操兵乘騎馬本傳

晁錯說文帝募民徙塞下曰以便為之高城深塹具

蘭石布渠荅晁錯傳如淳曰蘭石城上雷石也蘇林曰渠荅鐵蒺藜也

武帝征伐邊兵不足乃發武庫工官兵以澹之食化貝志

武帝時公孫弘奏言民不得挾弓弩吾丘壽王對不

便上以難弘弘詘服焉吾丘壽王傳

昭帝始元五年罷天下馬弩關本紀注云漢法弩關

關

江都王建聞淮南衡山陰謀恐一日發為所并遂作

兵器鑄將軍都尉印遣人通越江都易王傳

三十五

西漢考要五十七

七

序八

膠東康王聞淮南王謀反私作兵車鏃矢戰守之備

景十三王傳

成帝陽朔三年潁川鐵官徒申屠聖等殺長吏盜庫

兵本紀

鴻嘉三年廣漢男子鄭躬等攻官寺篡囚徒盜庫兵

本紀

永始三年山陽鐵官徒蘇令等反盜庫兵本紀

燕王旦反詐言受武帝詔得領庫兵飭武備武五子傳

平帝元始三年陽陵任橫等盜庫兵攻官寺本紀

上郡庫令成帝紀建始元年注云比邊郡庫官之兵器所藏故置令

南郡發弩官主教放弩地理志

文帝時晁錯言兵事曰臣聞用兵臨戰合刃之急者
三一曰得地形二曰卒服習三曰器用利兵法曰丈
五之溝漸車之水山林積石經川丘阜山木所在此
步兵之地也車騎二不當一土山丘陵曼衍相屬平
原廣野此車騎之地步兵十不當一平陵相遠川谷
居間仰高臨下此弓弩之地也短兵百不當一兩陳
相近平地淺山可前可後此長戟之地也劔楯三不
當一萑葦竹蕭山木蒙籠支葉茂接此矛鋌之地也
長戟二不當一曲道相伏險阨相薄此劔楯之地也
弓弩三不當一士不選練卒不服習起居不精動靜

不集趨利弗及避難不畢前擊後解與金鼓之音相
失此不習勤卒之過也百不當十兵不全利與空手
同甲不堅密與袒裼同弩不可以及遠與短兵同射
不能中與亡矢同中不能入與亡鏃同此將不省兵
之禍也五不當一故兵法曰器械不利以其卒予敵
也卒不可用以其將予敵也將不知兵以其主予敵
也君不擇將以其國予敵也四者兵之至要也臣又
聞小大異形疆弱異勢險易異備夫單身以事疆小
國之形也合小以攻大敵國之形也以蠻夷攻蠻夷
中國之形也今匈奴地形技藝與中國異上下山阪
出入溪澗中國之馬弗與也險道傾仄且馳且射由

國之騎弗與也風雨罷勞飢渴不困中國之人弗與也此匈奴之長技也若夫平原易地輕車突騎則匈奴之衆易撓亂也勁弩長戟射䟽及遠則匈奴之弓弗能格也堅甲利刃長短相雜遊弩往來什伍俱前則匈奴之兵弗能當也材官騶發矢道同的則匈奴之華筈木薦弗能支也下馬地鬪劍戟相接去就相薄則匈奴之足弗能給也此中國之長技也以此觀之匈奴之長技三中國之長技五陛下又與數十萬之衆以誅數萬之匈奴衆寡之計以一擊十之術也雖然兵凶器戰危事也以大爲小以彊爲弱在倖印之間耳夫以人之死爭勝跌而不振則悔之亡及也

西漢今要五十一

帝王之道出於萬全今降胡義渠蠻夷之屬來歸詎者其衆數千飲食長技與匈奴同可賜之堅甲絮衣勁弓利矢益以邊鄙之良騎令明將能知其習俗和輯其心者以陛下之明約將之即有險阻以此當之平地通道則以輕車材官制之兩軍相爲表裏各用其長技衡加之以衆此萬全之術也

鬼錯傳

蘭石 鬼錯傳具蘭石如溥曰城上雷石也

渠荅 鬼錯傳布渠荅蘇林曰渠荅鐵蒺藜也

遊弩 鬼錯傳遊弩往來

大黃 李廣傳以大黃射其樞將服虔曰黃肩弩也

連弩 李陵傳發連弩射單于

力斗李廣傳孟康曰以銅作斗斗

壘石李陵傳師古曰壘音盧對反

西漢會要卷第五十七

西漢會要卷第五十七

十



西漢會要卷第五十八

從事郎前撫州州學教授臣徐

天



兵三

兵占

漢中四星曰天駟旁一星曰王梁王梁策馬車騎滿

野

天文一志

歲星所在國不可伐可以伐人

天文志

見橈雲如牛槍雲如馬槍橈楛彗異狀其殃一也必

有破國

天文志

日方南大白居其南日方北大白居其北為羸用兵

進吉退凶

天文志

大ニ小ニ

西漢會要五十八

王文

武帝建元六年八月長星出于東方長終天二十日

去占曰是為蚩尤旗見則王者征伐四方其後兵誅

四夷連數十年元狩四年長星又出西北是時代胡

尤甚

五行

上既悔遠征伐迺下詔曰曩者朕之不明以軍候弘

上書言匈奴縛馬前後足置城下馳言秦人我匈若

馬又漢使者久留不還故興師遣貳師將軍欲以為

使者威重也古者卿大夫與謀參以蓍龜不言不行

迺者以縛馬書徧視丞相御史二千石諸大夫郎為

文學者迺至郡屬國都尉成忠趙破奴等皆以虜自

縛其馬不祥甚哉或以為欲以見彊夫不足者視人

有餘易之卦得大過爻在九五匈奴困敗公車方士
大史治星望氣及大卜龜著皆以為吉匈奴必破時
不可再得也又曰北伐行將於輔山必克卦諸將貳
師最吉故朕親發貳師下輔山詔之必毋深入今計
謀卦兆皆反繆重合侯得虜候者言聞漢軍當來匈
奴使巫埋羊牛所出諸道及水上以祖軍單于遺天
子馬裘常使巫祝之縛馬者詛軍事也又卜漢軍一
將不吉西域傳

兵陰陽者順時而發隨斗擊因五勝假鬼神而為助
者也藝文志

宣帝以書敕趙充國曰今五星出東方中國大利蠻

善十四 西漢書卷五十八

夷大敗大白出高用兵深入敢戰者吉弗敢戰者凶

將軍急裝因天時誅不義萬下必全勿復有疑趙充國傳

成帝鴻嘉五年天水冀南山石鳴聲隆隆如雷有頃

止聞平襄二百四十里壘雞皆鳴石長丈三尺廣厚

略等旁著岸脇去地二百餘丈民俗名曰石鼓石鼓

鳴有兵五行志

軍功

高祖五年克項羽五月兵皆罷歸軍吏卒會赦其二
罪而亡爵及不滿大夫者皆賜爵為大夫故大夫以
上賜爵各一級其七大夫以上皆令食邑非七大大
以上皆復其身及戶勿事

六年始剖符封功臣

封功臣見職官門

武帝元朔六年六月詔曰日者大將軍巡朔方征匈奴斬首虜萬八千級諸禁錮及有過者咸蒙厚賞得免減罪今大將軍仍復克獲斬首虜萬九千級受爵賞而欲移賣者無所流貶其議為令有司奏請置武

功賞官曰寵戰士

本紀

武功爵

臣瓚曰茂陵中書有武功爵一級曰造士二級曰開輿衛三級曰良士四級曰元戎士五

級曰官首六級曰秉鐸七級曰千夫八級曰樂卿九級曰執戎十級曰政戾庶長十一級曰軍衛此武帝所制以寵軍功師古曰此下云級十七萬凡直三十餘萬金今瓚所引茂陵中書止於十一級則數不足與本文乖矣或者茂陵書說之不盡也級十七萬凡直三十餘萬金諸

買武功爵官首者試補吏先除千夫如五大夫其有

二五三ノフ八十

西漢今更五十一

三

罪又減二等爵得至樂卿曰顯軍功軍功多用超等

大者封侯卿大夫小者郎

食貨志

李蔡擊右賢王有功中率為樂安侯諸將多中首虜

率為侯者

李廣傳

李廣出右北平為匈奴所圍軍幾沒罷歸廣軍自當

亡賞

霍去病斬捕首虜過當封侯

師古曰軍失亡者少而殺獲匈奴數多故曰過

當也

馮奉世使大宛以便宜發兵誅莎車王蕭望之以奉

世奉使有指春秋之義亡逐事漢家之法有矯制雖

有功効不可為後世法故不得侯

師古曰漢家之法擅矯命雖有功勞

不加賞也

貳師既伐大宛軍官吏為九卿三人諸侯相郡守二

千石百餘人千石以下千石人奮行者官過其望以

適過行者皆黜其勞士卒賜直四萬錢李廣利傳

左將軍荀彘擊朝鮮坐爭山公棄市武紀

魏尚為雲中守上功莫府苦虜差六級下吏削其爵

罰作之馮唐傳

軍法

韓信申軍法高紀

漢興張良韓信序次兵法八十二家刪取要周

定著三十五家諸呂用事而盜取之武帝時軍正楊

僕摺撫遺逸紀奏兵錄猶不能備至于孝武命任宏

論次兵書為四種兵權謀十三家兵形執十一家陰

陽十六家兵技巧十三家凡兵書五十三家七百九

十篇圖四十三卷藝文志

高后七年朱虛蒞章入侍燕飲太后令章為酒吏章

自請以軍法行酒諸呂有一人醉亡酒章追斬之大

后業已許其軍法無以罪也齊悼惠王傳

綉衣御史暴勝之持斧逐捕盜賊以軍興從事誅二

千石以下傳不疑傳臣天驕按漢法吏六百石以上

與從事則雖二千石以下亦得誅決於外暴勝之是

也至其後劉盈整欲斬司直亦以軍興法行之而勝

之乃爭以為不可故被讒而自殺

唐蒙通夜郎用軍興法誅其渠率司馬升如傳

廣漢郡盜賊羣起成帝拜趙護為廣漢太守以軍法

從事薛宣傳

胡建守軍正丞時監軍御史為姦穿北軍壘垣以為

賈區建欲誅之廼約其走卒曰我欲與公有所誅吾

言取之則取斬之則斬於是當選士馬日監御史與

護軍諸校列坐堂皇上建從走卒趨至堂皇下拜謁

因上堂皇走卒皆上建指監御史曰取彼走卒前曳

下堂皇建曰斬之遂斬御史護軍諸校皆愕驚不知

所以建亦已有成奏在其懷中遂上奏曰臣聞軍法

立武以威衆誅惡以禁邪今監御史公穿軍垣以求

西漢會要五一八 五 卷之三

賈利私買賣以與士市不立剛毅之心勇猛之節亡

以帥先士大夫充失理不公用文吏議不至重法黃

帝李法曰磬壘已定穿窬不繇路是謂姦人姦人者

殺臣謹案軍法曰正亡屬將軍將軍有罪已聞二千

石以下行法焉丞於用法疑執事不諉上臣謹以斬

昧死以聞制曰司馬法曰國容不入軍軍容不入國

何文吏也三王或誓於軍中欲民先成其慮也或誓

於軍門之外欲民先意以待事也或將交刃而誓致

民志也建又何疑焉胡建傳

金布令甲曰邊郡數被兵離飢寒天絕天年父子相

失令天下共給其費蕭望之傳

棄軍逃亡

多卯將兵追反虜擅棄兵還贖罪免功臣表

景帝三年詔今邊等已滅吏民當坐邊等及逋逃

亡軍者皆赦之本紀

蘇賢為騎士屯霸上不詣屯所乏軍與趙廣漢傳

畏懦後期

博望侯張騫坐以將軍擊匈奴畏懦當斬贖罪免

表按本傳云坐後期

天漢三年匈奴入鴈門大守坐畏懦棄市武紀如淳曰軍

法行逗留畏懦者要斬

將梁侯楊僕坐為將軍擊朝鮮畏懦入竹萬箇贖

全為城旦功臣表武帝責僕書曰失期內顧以道惡為解

公孫敖以將軍出北地後驃騎失期當斬贖為庶

人按霍去病傳云坐行留不與驃騎將軍會

王恢主擊匈奴輜重墜于還去廷尉當恢逗留撓當

斬韓安國傳

失亡過多

公孫敖為騎將軍出代亡卒七千人當斬贖為庶

人後失亡士卒多下吏當斬本傳

李廣擊匈奴坐亡失多當斬

楊僕擊朝鮮坐亡失多免為庶民

蘇建為前將軍與翁侯趙信俱敗獨身來歸當斬

虜獲不實

魏尚為雲中守上功幕府差首虜六級下吏削其

爵罰作之馮唐傳

高不識坐擊匈奴增首不以實當斬表

車順坐擊匈奴盜虜獲自殺車千秋傳

臨蔡侯孫襄坐擊番禹奪人虜獲免表

武帝責揚僕書曰前破番禹捕降者以為虜掘死

人以為獲是一過傳

澶清侯參坐匿朝鮮亡虜下獄表

爭功

左將軍荀彘擊朝鮮坐爭功棄市表

亂屯兵

中郎將卬入至趙充國幕府司馬中亂屯兵下吏

自殺趙充國傳

迷失道

衛青擊匈奴徙李廣與右將軍趙食其合軍出東

道或失道後大將軍廣自殺右將軍下吏當死贖

為庶人本傳

乏軍興

趙廣漢坐擅斥除騎士乏軍興本傳

蘇賢為騎士屯霸上不詣屯所乏軍興趙廣漢傳

黃霸守京兆尹發騎士詣北軍調馬不適士勃乏

軍興連貶秩傳本

段會宗擅發戍已校尉兵之興有詔贖論本傳

韓延年行大行令事擅留外國書一月之興入穀

全為城旦功臣表

擅興

邗侯李壽為衛尉居守擅出長安界誅表

公孫賀子敬聲擅用北軍錢千九百萬下獄公孫賀傳

燕王旦上書言霍光擅益幕府校尉疑有非常

王尊坐擅離部曲免傳本

西漢會要卷第五十八

西漢會要卷第五十九

從事郎前撫州州學教授巨餘

天麟上進

兵四

屯田

文帝時晁錯言遠方之卒守塞一歲而更不知胡人之能不如選常居者家室田作且以備之以便為之高城深塹中周虎落虎落者以竹為相連遮落者也先為室屋具田器乃募罪人及免徒復作令居之不足募民之欲往者賜高爵復其家予冬夏衣廩能自給而止上從其言募民實塞下晁錯傳

武帝元鼎五年初置張掖酒泉郡而上郡朔方西河

西漢會要卷五十九

河西開田官斥塞卒六十萬人戍田之中國繕道餽糧遠者三千近者千餘里皆仰給大農食貨志

孝武征四夷開西域自燉煌西至鹽津往往起亭而輪臺渠犁皆有田卒數百人置使者校尉領護以給

使外國者西域傳

武帝初通西域置校尉屯田渠犁是時軍旅連出海內虛耗上既悔遠征伐桑弘羊與丞相御史奏言輪臺以東捷支渠犂皆故國地廣饒水草有漑田五十頃以上處溫和田美可益通溝渠種五穀與中國同時孰可遣屯田卒詣故輪臺以東置校尉三人分護各舉園地形通利溝渠務使以時益種五穀張掖酒

泉遣騎假司馬為戶侯屬校尉事有便宜因騎置以
聞田一歲有積穀募民壯健有累重敢徙者詣田所
就蓄積為本業益墾溉田稍築列亭連城而西以威
西國輔烏孫為便上廼下詔深陳既往之悔曰前有
司奏欲益民賦以助邊用今又請遣卒田輪臺輪臺
西於車師千餘里今請遠田輪臺欲起亭隧是擾天
下非所以優民也朕不忍聞西域傳

武帝通西南夷道作者數萬人悉巴蜀租賦不足呂
更之廼募豪民田南夷入粟縣官而內受錢於都內

食貨志

昭帝始元二年冬發習戰射士詣朔方調故將吏屯

西羌人習戰五十九

楊祖

田張掖郡紀

昭帝用桑弘羊前議以杆孫天子賴丹為校尉將軍
田輪臺輪臺與渠犂地皆相連也西域傳

元鳳四年鄯善王請曰國中有伊循城其地肥美欲
漢遣一將屯田積穀令臣得以依其威重於是漢遣

大司馬一人吏士四十人田伊循以鎮撫之後更置

都尉伊循官置始此矣西域傳

宣帝地節二年遣侍郎鄭吉校尉司馬喜將免刑罪

人田渠犂積穀欲以攻車師至秋後收穀吉喜發城

郭諸國兵萬餘人自與所將田士千五百人共擊車

師食盡吉等且罷兵歸渠犂田收畢復發兵攻車師

王於石城王奔烏孫吉至酒泉有詔還田渠犂及車
師益積穀以安西門侵匈奴於是吉使吏卒二百人
別田車師匈奴遣騎來擊漢田卒少不能當占上書
願益田卒公卿議以爲道遠煩費可且罷車師田者

西域傳

宣帝時匈奴益弱不得近西域於是徙屯田於北胥

難披莎車之地披分屯田校尉始屬都護上

宣帝神爵元年先零畔逆他種劫略背叛趙充國至
金城計欲以威信招降罷騎兵屯田以待其敝上奏
曰臣聞兵者所以明德除害也故舉得於外則福生
於內不可不謹臣所將吏士馬牛食月用糧穀十九

四十一 西漢大會要卷十九

八三

萬九千六百三十斛鹽千六百九十三斛芡藁二卜
五萬二百八十六石難以不解繇役不息又恐它夷
卒有不虞之變相因並起為明主憂誠非素定廟勝
之冊且羌虜易以計破難用兵碎故也臣愚以爲擊
之不便計度臨羌東至浩亶羌虜故田及公田民所
未墾可二千頃以上其間郵亭多壞敗者臣前部士
入山伐材木大小六萬餘枚皆在水次願罷騎兵留
弛刑應募及淮陽汝南步兵與吏士私從者合凡萬
二百八十一人用穀月二萬七千三百六十三斛鹽
三百八斛分屯要害處冰解漕下繕鄉亭浚溝渠治
湟陘以西道橋七十所令可至鮮水左右田事出賦

人二十晦至四月草生發郡騎及屬國胡騎伉健各千倅馬什二就草爲田者遊兵以充入金城郡益積蓄省大費今大司農所轉穀至者足支萬人一歲食謹上田處及器用薄唯陛下裁許上報曰皇帝問後將軍言欲罷騎兵萬人留田即如將軍之計虜當何時伏誅兵當何時得決孰計其便復奏充國上狀曰臣聞帝王之兵以全取勝是以貴謀而賤戰戰而百勝非善之善者也故先爲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蠻夷習俗雖殊於禮義之國然其欲避害就利愛親戚畏死亡一也今虜亡其美地薦草愁於寄託遠遯骨肉心離人有畔志而明主般師罷兵萬人留田順天

時因地利以待可勝之虜雖未即伏辜兵決可暮月而望羌虜瓦解前後降者萬七百餘人及受言去者凡七十輩此坐支解羌虜之具也臣謹條不出兵留田便宜十二事步兵九校吏士萬人留屯以爲武備因田致穀威德並行一也又因排折羌虜令不得歸肥饒之墜貧破其衆以成羌虜相畔之漸二也居民得並田作不失農業三也軍馬一月之食度支田士一歲罷騎兵以省大費四也至春省甲士卒循河湟漕穀至臨羌以眎羌虜揚威武傳世折衝之具五也以閒暇時下所伐材繕治郵亭充入金城六也兵出乘危徼幸不出令反畔之虜竄於風寒之地離霜露

疾疫瘰癧之患坐得必勝之道七也亡經阻遠遺死傷之害八也內不損威武之重外不令虜得乘間之執九也又亡驚動河南大开小开使生它變之憂十也治湟陜中道橋令可至鮮水以制西域信威千里從枕席上過師十一也大費既省繇役豫息以戒不虞十二也留屯田得十二便出兵失十二利臣充國材下犬馬齒衰不識長冊唯明詔博詳公卿議臣採擇上復賜報曰皇帝問後將軍言十二便聞之虜雖未伏誅兵决可期月而望者謂今冬邪謂何時也將軍獨不計虜聞兵頗罷且丁壯相聚攻擾田者及道上屯兵復殺略人民將何以止之又大开小开前言

曰我告漢軍先零所在兵不往擊又留得亡校五年時不分別人而并擊我其意常恐今兵不出得亡變生與先零爲一將軍孰計復奏充國奏曰臣聞兵以計爲本故多筭勝少筭先零羌精兵今餘不過七八千人失地遠客分散飢凍罕开莫須又頗暴略其羸弱蓄產畔還者不絕皆開天子明令相捕斬之賞臣愚以爲虜破壞可日月異遠在來春故曰兵决可期月而望竊見北邊自燉煌至遼東萬一千五百餘里乘塞列隧有吏卒數千人虜數大衆攻之而不能害今留步士萬人屯田地執平易多高山遠望之便部曲相保爲塹壘木樵校聯不絕便兵警飭聞具蓬灸火

幸通執及并力以逸待勞兵之利者也臣愚以爲屯田內有亡費之利外有守禦之備騎兵雖罷虜見萬人留田爲必禽之具其土崩歸德宜不久矣從今盡三月虜馬羸瘦必不敢指其妻子於它種中遠涉河山而來爲寇又見屯田之士精兵萬人終不敢復將其累重還歸故地是臣之愚計所以度虜且必瓦解其處不戰而自破之冊也至於虜小寇盜時殺人民其原未可卒禁臣聞戰不必勝不苟接刃攻不必取不苟勞衆誠令兵出雖不能滅先零豈能令虜絕不爲小寇則出兵可也即今同是而釋坐勝之道從乘危之執往終不見利空內自罷敝貶重而自損非所以視蠻夷也又大兵一出還不可復留湟中亦未可空如是繇役復發也且匈奴不可不備烏且不可不憂今久轉運煩費傾我不虞之用以贍一隅臣愚以爲不便校尉臨衆幸得承威德奉厚幣拊循衆羌諭以明詔宜皆鄉風雖其前辭嘗曰得亡校五年宜亡它心不足以故出兵臣竊自惟念奉詔出塞引軍遠擊窮天子之精兵散車甲於山野雖亡尺寸之功媮得避嫌之便而亡後咎餘責此人臣不忠之利非明主社稷之福也臣幸得奮精兵討不義久留天誅罪當萬死陛下寬仁未忍加誅令臣數得執計愚臣伏計孰甚不敢避斧鉞之誅昧死陳愚唯陛下省察充

國奏每上輒下公卿議臣初是充國計者什三中什
五最後什八有詔詰前言不便者皆頓首服丞相魏
相曰臣愚不習兵事利害後將軍數畫軍冊其言常
是臣任其計可必用也上於是報充國曰皇帝問後
將軍上書言羌虜可勝之道今聽將軍計上留屯田
及當罷者人馬數將軍強食謹兵事自愛上以破羌
強弩將軍數言當擊又用充國屯田處離散恐虜犯
之於是兩從其計詔兩將軍與中郎將卬出擊強弩
出降四千餘人破羌斬首二千級中郎將卬斬首降
者亦二千餘級而充國所降復得五千餘人詔罷兵
獨充國留屯田明年五月充國奏言羌本可五萬人

三十六十九少十七 西漢會要卷二十九

軍凡斬首七千六百級降者二萬一千二百人渴河
湟饑餓死者五六千人定計遺脫與煎鞏黃羝俱亡
者不過四千人羌靡忘等自詭必得請罷屯兵奏可

充國振旅而還 趙充國傳

元帝時馮奉世擊西羌破罷吏士頗留屯田備要

害處 傳

元帝時復置戊巳校尉屯田車師前王庭 西域傳

雜錄

越人欲為變必先田餘干界中積食糧乃入 嚴助傳

屯田校尉武帝置宣帝時始屬都護 西域傳

戊巳校尉元帝初元元年置 百官表

武帝時揚可告緡徧天下得民財物以億計田大縣數百頃小縣百餘頃水衡少府大僕大農各置農官往往即郡縣比没入田田之食貨志下

元帝初元三年詔曰珠崖背叛議者之言狐疑碎難則守屯田通于時變則憂萬民夫萬民飢餓之與遠蠻之不討危孰大焉其罷珠崖郡賈捐之傳

馬政

大僕掌輿馬

百官表詳見輿服門廐馬條

漢興天子不能具醇駟而將相或乘牛車食貨志注云無醇色

之駟謂四馬雜色

漢初鑄莢錢馬至匹百金食貨志

二年六月十七

西漢會要卷五十九

八

傳

晁錯說文帝曰今令民有車騎馬復卒三人食貨志

文帝十二年詔大僕見馬遺財足餘皆以給傳置

本紀

景帝中四年御史大夫衛綰奏禁馬高五尺九寸以

上齒未平不得出關本紀服虔曰馬十歲齒下平

景帝始造苑馬以廣用食貨志曰天麟按大僕屬官有邊郡六牧師苑令師古曰

漢官儀云牧師諸苑三十六所分置北邊西邊養馬三十萬頭

中六年匈奴入鴈門至武泉入上郡取苑馬本紀

武帝之初七十年閩國家亡事眾庶街巷有馬阡陌

之間成羣乘犝牝者擯而不得會聚食貨志

建元元年罷苑馬以賜貧民本紀師古曰養馬之苑禁百姓芻牧今罷之

衛青比歲擊胡漢軍士馬死者十餘萬食貨志

天子為伐胡故盛養馬馬之往來食長安者數萬匹

卒掌者關中不足乃調旁近郡食貨志

元狩四年大將軍驃騎大出擊胡軍馬死者十餘萬

匹食貨志

兩將軍之出塞塞閱官馬及私馬凡十四萬匹而後

入塞者不滿三萬匹霍去病傳

自衛青圍單于後以漢馬少故久不伐胡本傳

元狩五年天下馬少平壯馬匹二十萬本紀如淳曰貴平壯馬賈

欲使人競畜馬

兵革數動民多買復於是除千夫五大夫為吏不欲

者出馬食貨志

元鼎四年令民得畜邊縣官假馬母三歲而歸及息

什一食貨志李奇曰邊有官馬今令民能畜官母馬者滿三歲歸之十母馬還官一駒此為息也

五年車騎馬乏縣官錢少買馬難得廼著令令封君

以下至三百石吏以上差出牡馬天下亭亭有蓄字

馬歲課息食貨志

大初二年籍吏民馬補車騎馬本紀

上既悔遠征伐廼下詔曰當今務在修馬復令以補

缺毋乏武備而已臣天麟按晁錯疏民有車騎馬一匹者復卒三人即馬復令也郡

國二千石各上進畜馬方略補邊狀與計對西域傳

昭帝始元四年詔往時令民共出馬其止勿出諸給
中都官者且減之紀本

五年罷天下亭馬母及馬弩關本紀應劭曰武帝令天下諸亭養馬母今

罷之孟康曰舊馬高五尺六寸齒未平弩十石以上皆不得出關今不禁也

元鳳二年詔頗省乘輿馬及苑馬以補邊郡三輔傳

馬其令郡國無歛今年馬口錢紀本

元帝初元元年省苑馬以振困乏九月詔大僕減

穀食馬紀本

雜錄

黃霸守京兆尹發騎士詣北軍馬不適士劾之與連

貶秩本傳馬少士多不相補滿也

二十七大小子

西漢書卷之五十九

十

具

召延坐不出持馬要斬文帝功臣表

任當千以賣馬一匹賈錢十五萬過平臧五百以上

免上

大原郡有家馬官地理志注云漢有家馬廐一廐萬匹時以邊表有事故分來此

大宛國多善馬馬汗血言其先天馬子也張騫始為

武帝言之上遣使者持千金及金馬以請宛善馬宛

王以漢絕遠大兵不能至愛其寶馬不肯與漢使妄

言宛遂攻殺漢使取其財物於是天子遣貳師將軍

李廣利將兵前後十萬餘人伐宛連四年宛人斬其

王毋寡首獻馬三千匹漢軍乃還西域傳

趙充國奏倅馬什二師古曰倅副也千騎則與副馬二百匹

金日磾輸黃門養馬去牛馬過殿下馬又肥好上異而問之拜為馬監本傳

備邊

漢二年興關中卒乘邊塞本紀

五年齊右丞相傅寬為代相國將屯二歲為丞相

將屯

本傳師古曰時代常有屯兵以備邊寇寬為代相兼將此屯兵也

陳豨為代相監邊本傳

豨以趙相國將監趙代邊兵邊兵皆屬焉盧縮傳

上破豨還詔曰代地居常山之北與秦狄邊趙乃從

山南有之遠數有胡寇難以為國頗取山南大原之

地益屬代代之雲中以西為雲中郡則代受邊寇益

少矣本紀

文帝後六年以中大夫令免為車騎將軍屯飛狐故

楚相蘇意為將軍屯句注將軍張武屯北地河內大

守周亞夫為將軍次細柳宗正劉禮為將軍次霸上

祝茲侯徐厲為將軍次棘門以備胡本紀

武帝元光元年十一月衛尉李廣為驍騎將軍屯雲

中中尉程不識為車騎將軍屯鴈門六月罷本紀

六月匈奴盜邊遣將軍韓安國屯漁陽紅安國為材

官將軍屯漁陽請且罷屯罷屯月餘匈奴大入徙益

東屯右北平安國既斥䟽將屯又云失多其自愧迺

益東徙本傳

元封四年匈奴寇邊遣拔胡將軍鄭昌屯朔方本紀

大初三年使光祿徐自為出五原塞數百里遠者千

里築城障列亭至盧朐而使游擊將軍韓說長平侯

衛伉屯其旁使疆弩都尉路博德築居延澤上其秋

匈奴大入雲中定襄五原朔方行壞光祿所築亭障

匈奴傳

昭帝即位匈奴入朔方殺略吏民發軍屯西河左將

軍禁行北邊本紀

始元二年冬發習射戰士詣朔方調故吏將屯田張

掖郡本紀

元鳳五年發三輔及郡國惡少年吏有告劾亡者屯

遼東本紀

宣帝本始中匈奴常數十萬餘騎南並塞欲入為寇

遣趙充國將四萬騎屯緣邊九郡充國傳師古曰五

原朔方雲中代郡

北邊自燉煌至遼東萬一千五百餘里乘塞列隧有

吏卒數千人趙充國傳

地節三年詔曰朕既不德不能附遠是以邊境屯戍

未息今復飭兵重屯久勞百姓非所以綏天下也其

罷車騎將軍右將軍屯兵本紀

五鳳四年以邊塞亡寇減戍卒什二本紀

平帝元始二年九月使謁者大司馬掾四十四人持

雜錄

晁錯說文帝曰遠方之卒守塞一歲而更不知胡人之能不如選常居者家室田作且以備之先為室屋具田器廼募罪人及免徒復作令居之不足廼募以丁奴婢贖罪及輸奴婢欲以拜爵者不足廼募民之欲往者皆賜高爵復其家予冬夏衣廩能自給而止郡縣之民得買其爵以自增至卿其亡夫若妻者縣官買予之胡人入驅而能止其所驅者以其半予之縣官為贖上從其言募民徙塞下錯復言古之徙遠方也相其陰陽之和嘗其水泉之味審其土地之宜先

三八五

西漢會通卷之二十九

十二

晉

為築室家有一堂二內門戶之閉置器物焉為置鑿巫以救疾病此所以使民樂其處而有長居之心也又聞古之制邊縣也使五家為伍伍有長十長一里里有假士四里一連連有假五百十連一邑邑有假候皆擇其邑之賢材有護習地形知民心者居則習民於射法出則教民於應敵勸以厚賞威以重罰則前死不旋踵矣晁錯傳

武帝元朔二年募民徙朔方十萬口本紀

元狩五年徙天下姦猾吏民於邊本紀

元鼎六年置張掖燉煌郡徙民以實之本紀

平帝元始二年募民徙雲安縣縣次給食至徙所

田宅什器假與利千牛種食本紀

晁錯說文帝曰必以民務農在於貴粟貴粟之道在於

以粟為賞罰今使天下人人入粟於邊以受爵免罪不

過三歲塞下之粟必多矣於是帝從錯之言募民入

粟邊二千石爵上造稍增至四千石至五大夫萬二

千石為大庶長各以多少級數為差食貨志

武帝通西南夷道悉巴蜀租賦不足以供之乃募豪

民田南夷入粟縣官而內受錢於都食貨志

宣帝即位穀石至五錢景壽昌白令邊郡皆築倉以

穀賤時增其價以糴以利農穀貴時減其價而糶名

曰常平倉民便之食貨志

十三 漢書食貨志

趙充國曰金城湟中穀斛八錢吾謂京中丞糴三百

萬斛羌人不敢動矣景中丞請糴百且馬斛乃得四十

萬斛耳失此二策羌人故敢為逆趙六兒國傳

元帝初元五年罷常平倉本紀

西邊北邊之郡雖有長爵不輕得復文穎曰一尺以上不輕

得息斥候望烽燧不得卧將吏被介由日而睡文穎曰

邊方備胡寇作高土牆上作桔槔文穎曰以薪

草置其中常低之有寇即火燃舉之文穎曰以相告曰烽又

多積薪寇至即然之以望其煙文穎曰燧師古曰晝則燔燧夜則舉烽

邊郡之士聞邊舉燧燔燔皆攝弓而馳文穎曰以兵而走相如

金布令甲曰邊郡數被兵離飢寒天絕文穎曰天年父子相

傳孟康曰邊如覆米箕垂著契臯頭文穎曰有寇則舉之燧積薪有寇則燔然之也

失令天下共給其費

蕭望之傳

邊郡發奔命書持赤白囊

丙吉傳

邊郡有長史掌兵馬

百官表

太守卒史邊郡一人

儒林傳

漢家邊吏職在距寇亦賜武庫兵皆任其事然後蒙

之

母將隆傳

武帝征伐邊兵不足廼發武庫工官兵器以澹之

食其志

西漢會要卷第五十九

